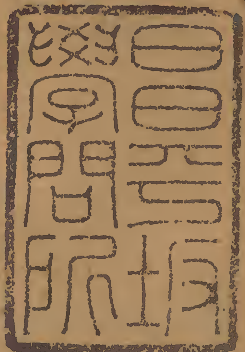


# 冊府元龜

二百三十九之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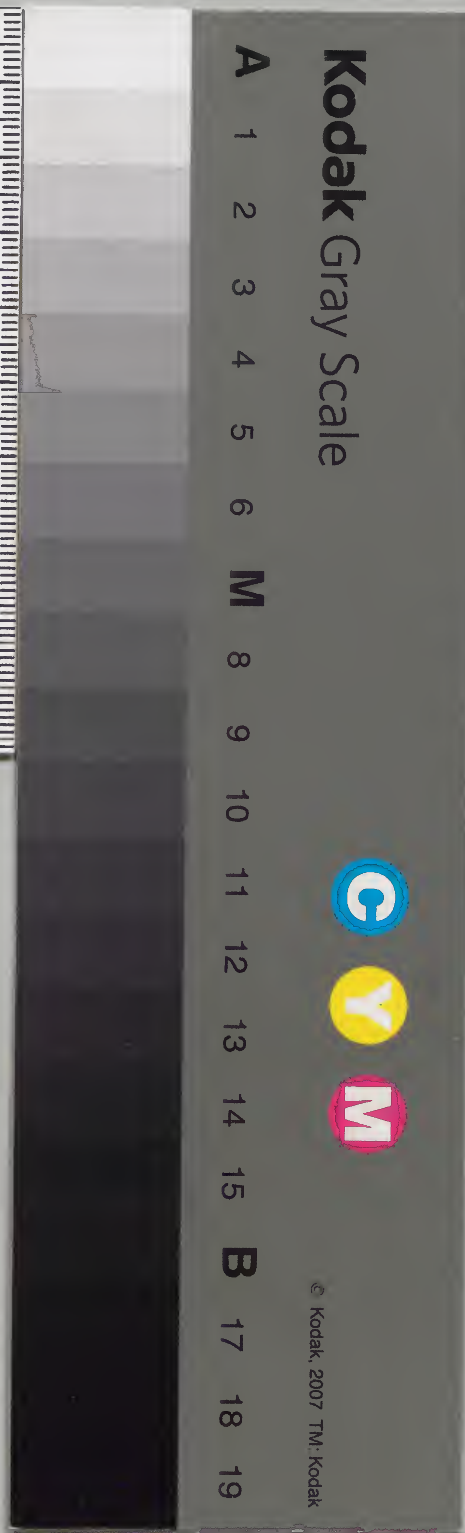
七十二



			五三	漢書門
		五	四	
	一	五	五	
	二	六		
三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五		漢
五		三		書
函	三	四		
	〇	五		
九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72)
函號	365 6



冊府元龜

淺草文庫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政令 任賢 有禮

政令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則千乘之君五等之制忠為令德而夾輔王室道在濟時而寬明政理至於興利除害務財訓農救災患而振滯淹薄賦斂而省徭

冊府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二十一

役懲惡以勸善繼好以息民作周孚先為諸侯率不亦美哉

周初封康叔于衛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酗於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亦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

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

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後聞伯禽報政遲

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

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乃歸之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樂不樂則

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有簡近乎易民必歸之

衛武公即位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

齊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脩齊國政連五

家之兵國語曰管仲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

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正月之朝五

屬大夫復事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民者若



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不治一  
 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焉  
 好學聰明賢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  
 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  
 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  
 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  
 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不孝於父  
 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  
 乎五屬大夫退而脩屬屬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鄉鄉

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

而可舉有不善而可誅政成國安以守則疆封內治

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王矣可立一霸王之功桓公曰

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

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

吾欲輕重罪而移之于甲兵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

曰制重罪入以甲兵遲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韜革二

戟蘭卽所謂蘭錡兵架也韜革重革當心著之所以禦矢也小罪入以金鈞三十斤曰鈞

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寬宥之無坐擲而

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

無所坐而被抑屈為獄訟者正當禁之之二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劍

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居搗試諸木土

夷鉏類也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

乎管仲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者未備也故

使鮑叔牙為大諫所以諫王子城父為將弦子旗為

理理獄甯戚為田教以農事自此已隰朋為行行謂

也使以通曹宿孫處楚商客處宋秀勞處魯徐開封

處衛匱尚處燕審支處晉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

又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

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

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

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政公曰外內定矣可乎

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

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

美為皮幣以極聘規規于諸侯以安鄰國則鄰國親

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

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嘗潛嘗潛使海于

有弊或遇水交教令泄渠彌于有渚復教之穿渠繼

山于有牢教之立國城必依山桓公曰吾欲西伐何

主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柒里皆地使

海于有弊渠彌于有渚繼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  
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吹狗地亦

名使海于有弊渠彌于有渚繼山于有牢四鄰大親

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南至于岱陰謂岱山北西至于濟

北至于海東至於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六十里三歲

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

諸侯多沉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

吳半分吳地有魯茶陵茶陵地名割越地南襟宋鄭既割越地

又據宋鄭之國以為親授征伐楚濟汝水代楚時渡汝水踰方地謂方城之地

望文山楚山使貢絲于周室使楚貢絲即所謂縶絲者也堪為琴瑟絃城用

反昨于隆岳荆州諸侯莫不來服申救晉公禽狄王

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北地以騎為寇北伐

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

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於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拊

乘桴濟河至于石沉石沉地名縣車東馬踰太行與卑耳

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

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故

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國諸侯莫不賓服與諸侯節

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於册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

祇為盟誓又以其牲薦之於神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于陽

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正天下

甲不解壘兵不解翳

翳所以蔽兵謂脅盾之屬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翳言不用也

設無弓服無矢

設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

寢武事行文道以朝

天子

又云桓公憂天下諸侯魯自夫人慶父之亂二君弑死國絕無後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男女不

淫馬牛選其執玉以見請為鬪內之諸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其執玉以見請為鬪內之諸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桓公城楚無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天下諸侯稱仁焉于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勤也是故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罷馬犬羊為幣齊以良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使垂橐而入擗載而歸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敢之倍而歸之喜其愛而信其信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已也于

是又大施惠焉可為之憂者為之憂可為謀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來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使闕市譏而不征廛而不稅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

衛文公公子頑之子也魯閔公二年秋攻衛懿公滅

衛立文公齊桓公封於楚丘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

大布麤布大帛厚縵蓋用諸侯諒闇之服

務材訓農通商惠工

加惠於百工賞

其利

敬教勸學授方任能

方百事之宜也

元年革車三十乘

季年乃三百乘

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勞苦以救衛民

文公能

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不齒者不相與長

秦穆公十六年為河東置官司

齊頃公施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

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

晉文公自始入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

義未安其居

無義則苟生

於是乎出定襄王

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

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

宣其用

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

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伐原在二十五年

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不詐以求多

明徵其辭

重言信

公曰

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

示之禮

蒐順少長明貴賤

作執秩以正其官

執秩王爵秩之官

民聽

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

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

一戰

而霸文之教也

楚共王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

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

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三矣

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

詩大雅言文王以寧士安

夫文王猶用衆况吾

儕乎

儕衆

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

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

閔民戶口

已責

棄責

逮鰥

施及老鰥救

乏赦罪悉師卒盡行

晉景公作六軍

為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韓厥趙括鞏朔韓

穿荀躡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

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

上軍韓穿佐之荀躡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

悼公元年二月乙酉朔即位于朝

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子絕故悼



公不以嗣子居喪始命百官始為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逮

鰥寡惠及振廢滯起舊德康乏困救災患康亦救也禁淫慝

薄賦歛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省節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

時不縱私欲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顛子

武趙朔子此西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荀會樂厲韓無忌為公族大夫

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韓厥子使士渥濁為太傅使

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身子武子為景公太傅石行辛為司空使脩

士為之法辛將石行因以為氏士為獻公司空也弁糾御戎較正屬焉

較正弁糾樂糾也使訓諸御知義戎事尚節義荀賓為右司士

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士勇力多不順命訓之

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祁奚

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犇子也張老為侯

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籍偃談父為上軍司馬使

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

使訓群駟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閑之駟周禮諸侯有六閑馬

乘車尚禮容故訓群駟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

軍師故總舉六官則知群臣無非其人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

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

之師也旅五百人之旅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偏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

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八年春魯襄公來朝且聽朝聘之數

晉悼復修霸業故朝而稟其多

少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

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晉難重順諸侯故使大夫聽命又蒐于綿上以治兵使趙武將上軍

武自新軍超韓起佐之位如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

四等代荀偃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

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又

悼公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

之軍成國大國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

朔生盈而死朔知瑩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盈生六年而武子

卒彘喪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喪士魴子也十

三年荀瑩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初悼公既立悼公曰

大父父皆不得立而避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疎

遠母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

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

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脩舊功施德惠收

文公入時功臣後既立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

良興舊族出滯賞畢故刑赦故囚宥問罪薦德積逮

鰥寡振廢滯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公親見之稱

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稱曰王父尊而稱之所以盡其心故王父不敢不承命

平公即位

平公悼公子彪

羊舌肸為傅

肸叔向也代士渥濁

張君臣為

中軍司馬

張老子代其父

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

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閒官韓襄無忌子

虞丘書為乘馬御

代程鄭

改服修官烝於曲沃

既葬改喪服修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嘗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

而下會于溴梁

順河東行故曰下

命歸侵田

諸侯相侵取之田

楚成王憚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

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

國於是楚地千里平王即位封陳蔡復遷邑

復九年所遷邑

致群賂

始舉事時所貨賂

施舍寬民宥罪舉職

舉職脩廢官

初平

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

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卹

國中脩政教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

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

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言平王所

以能二年平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

民

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

孤幼養老疾收介特

介特單身民也收聚不使流散

救災患宥孤寡

寬其賦稅赦罪戾詰姦慝

詰責問也舉淹滯

有才德而未禮新

敘舊

新羈旅也祿勲合親

勲功也親九族任良物官

物事也使屈罷

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亦如之如然好於邊疆

結好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宋元公時華氏之亂諸侯之成謀請出華氏宋人從

之宋公使公孫忌為司馬代華邊印為大司徒印平

孫代樂祁為司城祁子罕孫仲幾為佐師仲幾江孫

樂大心為右師代華樂軌為大司寇軌子以靖國人

楚昭王時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

民以敗我於栢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

曰二三子恤不能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

不重席室不重壇平地作室器不雕鏤雕篆也室不

觀觀臺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敢費選取堅厚

國天有菑厲厲疾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

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其所嘗者卒乘

與焉所嘗甘珍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

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吾先大夫子嘗易之所以敗

我也

越王勾踐與吳戰敗吳赦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

置膽於坐坐臥仰飲膽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

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

賓客振貧吊死徐廣曰吊與百姓同其勞

秦簡公六年初令吏帶劍  
獻公元年止從死

齊威王初卽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竝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甚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竝烹之遂起

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秦孝公元年

庚申也

河山以東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竝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維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

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  
 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  
 者厲蹠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  
 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  
 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脩穆  
 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嘗痛於心賓客群臣  
 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  
 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

地理志天水有獮道縣  
 應邵曰獮戎邑音桓

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  
 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勸戰

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怫然相與之爭卒  
 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乃拜鞅為左庶長

二年天子致胙十二年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

令漢書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為令秩  
 千石至六百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

有丞尉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渡雒十三年初為

有秩史十九年天子致文武胙二十年諸侯畢賀初  
 孝公令商鞅為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  
 者五千石其爵名一為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  
 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  
 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

五少上造十六太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  
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孝公既任商鞅乃令民父子  
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  
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斗桶今之斛也  
權衡丈尺

惠王十二年初臘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  
韓昭侯時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  
怨色昭侯曰所謂學於子者也聽之子之謁而廢子  
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所術而廢子之謂乎子嘗教

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  
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燕昭王立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

殷富士卒樂軼輕戰

趙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  
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微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  
月致其禮二十五年使周祢胡服傳王子何

秦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脩先王功臣施德厚親骨  
肉而布惠於民

任賢

東周之後諸侯力政大以尚霸業小以保封畧禮樂  
 征伐既繇已而出佐佐輔弼必得士而疆乃能咨求  
 髦俊申之委任極尊禮之數推倚屬之重授之以政  
 而一二必循其謀待之以誠而疏戚莫間其寵繇是  
 淪感於骨髓竭智於精明磨勵以須彌縫其闕用能  
 康事典而經邦政輯武經而暢戎畧庇民以成化闢  
 國而矢謀集臣伐以奮庸垂令聞而長世任能之效  
 不其偉歟

魯閔公即位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

閔公初立國家

多以季友忠賢故請霸王而復之

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於郎以

待之春秋書曰季子來歸嘉之也

齊桓公歸國管子束縛在魯鮑叔曰君若欲霸王則

臣不若管夷吾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

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君若得之則彼亦將

為君射人公不聽鮑叔固讓果聽之於是使人告魯

曰管仲寡人讐也願得之親加手焉魯許諾乃使吏

韓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甲中至齊境桓公

使人以朝車迎之袂以燿火釁以犧猥謂之仲父使

與鮑叔隰朋高傒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

管子制國五家為軌

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

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



賢能齊人皆說有司請事於齊桓公公曰以告仲父  
 有司又請桓公公又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其近習  
 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  
 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何為而不易也又甯戚見  
 桓公說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  
 大悅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  
 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  
 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  
 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  
 大用之而授之以為卿桓公定三革隱五月

定莫隱藏也三

革甲冑盾五月  
 刀劍矛戟矢

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

西行渡河以平晉

是故大國慙媿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  
 賓胥無鮑叔之屬而伯功立

五子皆齊卿大夫一云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

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三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  
 敢獨擅進之先祖此祖比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  
 又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正  
 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  
 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  
 以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  
 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濟和之羹已熟矣  
 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又管仲  
 言於桓公曰夫墾田弗已闢土殖穀盡地之利則臣  
 不若甯戚請置以為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閉習則臣  
 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早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  
 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  
 為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  
 寧請置以為大理平原廣囿車不結軌事不旋踵鼓

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置  
以為大司馬如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  
霸王則  
夷吾氏

威王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  
曰無有梁惠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炤  
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  
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  
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  
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  
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  
門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  
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

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炤千乘  
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慚不懌而去

宣王為太子威王令成侯鄒忌及田忌將以救韓伐  
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責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  
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責田忌乃復  
召田忌以為將

晉文公蒐于被廬

晉蒐以春蒐禮政令  
敘其始也被廬晉地

作三軍

晉獻  
公作

三軍令復  
大國之禮謀元帥

中軍  
帥

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

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  
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

庸尚書虞夏書也敷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試猶攷也庸功也

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

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

先軫欒枝子貞也欒賓之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

御戎魏犇為右明年卻縠卒又以原軫將中軍胥臣

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日上德胥臣司空季子

襄公蒐于夷舍二軍魯僖公三十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

也前年四卿卒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趙

故蒐以謀軍帥使狐射姑將中軍趙衰也盾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衡過溫今始至改蒐于董易中

軍易以趙盾為神射姑佑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為趙衰

屬大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

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宣趙盾謚制事典典嘗也正

法罪輕重當辟獄形辟猶理也董逋逃董督也繇質要繇用也質要券

也治舊沔治理污穢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本續嘗職脩廢官出滯淹

能也拔賢能也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

以為嘗法

悼公即位於朝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魏相鎮子魴士

會子頡魏顛子武趙朔子此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

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使士

渥濁為太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為景公太傅石行

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

辛將石行因以為氏士為獻公司空也

弁糾

御戎較正屬焉

弁糾樂糾也較正主馬官

使訓諸御知義

戎事尚義荀

賓為右司士屬焉

司士車右之官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

勇力皆車右士

勇力多不順命

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省卿戎御令軍尉攝

御而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

魏犇子也

張老為侯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

籍偃談父

為上軍司馬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

相親以聽上命

程鄭為乘馬御

六駟屬焉使訓群駟知禮

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閑之駟周禮

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群駟使知禮

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大國三卿

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群官無非其人

舉不失職官不易方

守官

其業無相踰易

爵不踰德

量德授爵

師不陵正旅不偪師

正軍將命卿也

師二千五百人之師也旅五百人之旅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

民無謗言所以霸

也

國語載悼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日邲之後呂錡佐智莊子於上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

以免于羽鄢之殺親射楚王而敗楚師定晉國而無後子孫不可不崇使彘恭子將所軍曰武子之季文子

之母弟也武子宣武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

昆季并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昔克路之後秦來圖敗晉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勲

銘于景鍾至於子今不肯遂也其子不可不與也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悼惠荀檜文敏厲也果敢

無忘鎮靜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則偏而不倦使文敏者道之則婉而赴

又使果敢者論之則過急使鎮靜者修之則一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

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為佐士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使

為元侯知鐸過寇之恭敬而信疆也使為興尉知籍  
偃之悼師舊職而共給使為典司馬以程鄭為端而  
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使為贊僕始合諸侯於虛木以  
救宋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公以趙文  
子為文而能大事使佐新軍宣子呂錡之  
子也彘恭子士魴也荀會荀家之族也  
悼公方會

諸侯悼公弟陽于亂行也  
魏絳為司馬戮其僕御

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  
附

秦繆公既得百里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  
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故問語三  
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  
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

食餼人餼一作至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

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

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

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

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公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

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繆公使孟明襲鄭師

敗于殺晉人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曰是敗也孟

明之罪也必殺之繆公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

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  
芮良刺厲王曰貪人之敗

善類若火用之行毀善類若火用之行毀  
壞眾物所在成蹊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昏亂之  
君不好與

册府元龜 列君國部 卷之三百三十六 二十

誦正言聞之若醉得道聽

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覆反也俾

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為悖亂

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

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又使帥師伐晉敗於彭衙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又伐晉濟

河焚舟

示必死也

取王官及郊

王官郊晉地

晉人不出遂自茅

津濟封穀尸而還

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

遂霸西戎用孟

明也

楚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戈射觀樂無遺

遺廢也

盡付

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

事功日勞盡付孫叔敖使憂之

孫叔敖日夜不休不得以便王為故

休息也不以欲得便利為主故

日夜不休息也

故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莊王之霸功傳聞於

後世乃孫叔敖日夜不休以廣其君德之所成也

康王時公子午為令尹

代子襄

公子罷戎為右尹蔞子

馮為大司馬

子馮叔敖從子

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

左司馬屈到為莫敖

屈到屈蕩子

公子追舒為箴尹

追舒莊子

南屈蕩為連尹養繇基為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

於是乎能官人是時齊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

於野以喪莊公

為齊莊公服喪

康王又召之為右尹

傳言楚能用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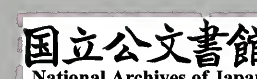
昭公聞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王召令尹

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階侯

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國得矣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二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大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消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

憂大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隣國隣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疆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酌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遂不伐楚

惠王初卜右司馬子國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故命之命以為及巴師伐楚圍鄆鄆楚國卜大夫鄆楚將卜師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



請丞丞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

伯舉之後寢尹吳申子以皆受

尹工尹因執燧象奔吳皆為先君勤勞

敗巴師于鄆故封子國于析尹

子曰惠王知志

知用其志

夏書曰官占唯先蔽於志昆命

於元龜

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

其是之謂乎志

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用焉

不疑故不卜

又白公之亂

陳人恃其衆而侵楚

衆多也

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

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

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

言此二人皆嘗輔相于西

子期伐陳今復可使

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可命焉

右領左史皆楚

賤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帥

楚武王

是以

克州蓼服隋唐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

令尹實縣申息

楚文王滅申息以為縣

朝陳蔡封畛於汝

封畛北至

汝惟其仕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誥

誥疑也

令尹

有憾於陳

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身子弟吳以此為恨

天若亡之其必令

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

舍在右領與左史

臣懼右領與左史

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成尹吉

武城尹子

西子公孫朝

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滅之

悼王素聞吳起賢及起為魏西河守武侯疑之吳起

懼罪遂去即之楚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

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



之言縱橫者於是南平有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位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衛懿公與狄戰公與石祁子决與齊莊子矢使守

衛懿公與狄戰公與石祁子决與齊莊子矢使守 决斷矢示以禦難

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

靈公無道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

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 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為喪云

鄭簡公為命禪謀草創之

禪謀鄭大夫名氏也謀於野則獲於國則否鄭國將

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禪謀既造謀世叔復因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郡因以為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吳王闔廬時孫武以兵法見吳王吳人出宮中美人

令武試之武斬其二寵姬吳王不說武曰王徒好其

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武能用兵法卒以為將

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有力焉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三軍曰凡我父兄

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

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雖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之也譬如策笠時雨至必求之今者君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勾踐自會稽歸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拓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

趙烈侯籍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捨石二人吾賜之田八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盤嘗山有番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知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適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

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  
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  
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  
二襲單復具為一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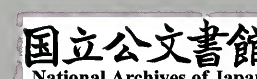
孝成王時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平原君以為賢言  
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魏文侯聞吳起賢而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  
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  
過也於是以為將文侯又使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  
治又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

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  
功也主君之力也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常教寡人曰

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臣今所置非成則璜文侯

弟名成 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

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  
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  
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  
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  
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  
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翟璜忿然作色



日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

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

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又云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

而未能決問李克李克對曰君欲卜相則問樂商與王孫圍荀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圍荀端為賢翟璜進之以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為知賢故文侯以為相季成翟璜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安釐王見公子無忌自趙而歸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公子使使通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擲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



有禮

夫禮者國之經也故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若乃受裂地之封膺析珪之位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所以班朝治軍講信脩睦和邦國統百官莫大於禮者也至於重王者之命恤鄰國之災唁其奔亡安其降附雖軍旅之際郊野之間造次不違進退有度使其隄防不失手足有措勤於斯者皆幾於霸焉

魯隱公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

鄭禮也

告饑不以王命故言京師公以已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公之賢

八年齊人平宋衛於鄭會盟於瓦屋使來告成三國

齊侯來告和

魯隱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圍以鳩

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鄭莊公與魯隱公會齊侯伐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

許讓魯魯弗敢乃與鄭鄭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

居許東偏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

宋閔公九年大水魯莊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

粢盛若之何不弔

不為天所愍弔

對曰孤實不恭天降之災

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

謝辱厚命

臧文仲曰宋其興乎

臧文

仲魯大夫

禹湯罪已其興也淳焉

淳盛貌

桀紂罪人其亡也

忽焉

忽速貌

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

乎既而聞之公子御說之辭也

宋莊公子

楚成王十八年秋圍許以救鄭

魯僖公六年

諸侯救許乃

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

楚子退舍武城猶有

忿志而諸侯各罷故蔡許二君歸楚武城也在南陽宛縣北

許男面縛銜璧大夫

衰經士輿櫬

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為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受死故衰經

楚子

問諸逢伯

逢伯楚大夫

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

微子

啓封宋紂之庶兄也

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

祓除凶禮

其櫬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齊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

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

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

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

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三十五年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曰天子有事於文武

有祭事也

使孔賜伯舅胙

天子謂異姓諸侯曰

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

盞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七十曰盞級等也

對曰天威不遠

顏咫尺

言天鑒察不遠威嚴掌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尺

小白余敢貪天子之

命無下拜

小白齊侯名余身也

恐殞越于下

殞越顛墜也天王居上故言恐顛墜

于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拜堂下受胙於堂上

晉文公重耳獻公子也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公

子重耳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且曰寡人聞之

亡國嘗於斯得國嘗於斯言在喪代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

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稚也以告舅犯舅犯重耳之舅舅犯

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

行仁義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欲反國求為後是利父死而天下

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說猶解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

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亡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

君憂謝之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

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他志謂私心子顯以致命於穆公

使者文子繫也盧氏云古者相犯顯當作鞮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

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

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魯僖公二十七年齊孝公卒魯有齊怨前年齊伐魯也不廢

喪紀禮也

秦穆公三十七年楚人滅江魯文公四年秦伯為之降服

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大成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大

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魯宣公十二年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



鸞乃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郵之臣以干天禍是  
 以使君王味焉辱到敝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  
 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  
 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  
 手旌左右麾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  
 之與鄭伯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死者  
 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古  
 者孟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之重禮而  
 賤利也要其土人告從而不救不祥也吾  
 以不祥立乎天下蓄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

之救鄭者至日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  
 疆國也道近力新楚師勞罷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  
 疆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  
 遂還師以迎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  
 來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舟重以刃  
 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  
 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

晉悼公即位魯成公朝晉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  
 且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禮

楚共王二十二年陳成公卒晉襄四年楚人將伐陳聞喪



禮記卷之六十九 有禮

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

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

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公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

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王其廟吳始通故曰廟

衛獻公出奔齊魯襄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曰寡君使

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越遠也瘠厚成叔名若之何不

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謂諸大夫曰有君不

弔弔恤也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

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大叔儀衛大夫群臣不

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掉棄之以為君憂

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其不達也敢

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

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鱗

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魯昭公六年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今

不廢喪紀故禮之十五年正月有事于武宮叔弓蒞事籥入

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為之去樂穀梁云有事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事則去樂卒事禮也

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曰

冊序 禮記 列國君部 卷之六十九 三十二

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自謂不佞善不失

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謙自此齊不執事言以羞及君再拜顙顙猶

今之頭矣謝見信也慶子家駒慶賀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

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鐵鑽賜之

以死鐵鑽腰斬之罪即所賜之以死再拜顙謝為齊侯所慶高子執篋篋竹

器圓曰篋方曰筥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壺禮

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餽饔未就

餽饔熟食未就未成者解所以致粳意敢致糗于從者糗糧也謙不敢斥魯侯故言從

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

拜稽首以祗受祗衣下裳當前者乏器謙不敢求索也高子曰有夫不

祥猶云人皆有夫不善者君無所辱大禮禮臣受君賜答拜謂之拜命之辱高子見

昭公拜辱太早故昭公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食必祭者謙不

先不嘗者待禮讓也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

腆厚也服謂齊侯所著衣服也言未敢服者見魯侯

乃敢服之謙辭也禮天子朝皮弁夕玄端朝服以聽

朝玄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

服夕深衣玄端以燕皮弁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禩

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禩有不腆先

爵弁黼衣裳以助君祭玄端以祭其祖禩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請行昭公曰喪

君之器器謂上所執篋壺未之敢用敢以請禮昭公曰喪

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

不敢當大禮故敢辭景公曰寡人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

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

之在魯也

以守我宗廟在魯時

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

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

已有時未能以事人今已無時義不可以受人

之禮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

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響于從者

欲令受之故益謙言從者昭

公曰喪人其何稱

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嫌失國

不敢以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

公於是乎噉然而哭

噉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

諸大夫皆哭

魯諸大夫從昭公者

既哭以人為菑

菑周平坦也所以分別內

外衛威儀今大

以幣為席

幣車覆笭

以鞶為几以遇禮相

見

以諸侯出相遇之禮相見

孔子曰禮與其辭足觀矣

言昭公素能若此禍

不至是主書者喜為大國所唁也

吳王夫差伐齊南鄙師于郟

郟齊地邾邾不書兵弁蜀吳不列於諸侯齊

人殺悼公赴于師

以說吳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勤王

獻捷

救患

勤王

自周室微弱諸侯力政征伐之出靡繇天子勤王之舉兆於此矣乃有爲兵車之會以尊王室平戎狄之亂以救猾夏或修政貢朝聘之禮或興仗順伐罪之

師以至糾合齊盟繕完都邑請糴鄰國備預天災蓋  
夾輔之所存亦大義之可見桓文之舉未或不繇斯  
道也

韓侯以時覲于宣王故韓奕之詩曰韓侯入覲以其  
介圭入覲于王

秦襄公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為  
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  
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  
戎難東徙維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  
諸侯

衛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  
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侯

魯隱公六年冬京師來告饑隱公為之請糴於宋衛  
齊鄭禮也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交  
惡至是乃朝故曰  
始

八年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初鄭武公莊  
公為平王卿

士王貳為虢桓王立周人將昇虢公政周鄭  
交惡鄭伯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

九年夏宋殤公不王不共  
不職鄭伯為王佐卿士以王命

討之秋鄭人以王命告魯伐宋遣使致王命也伐宋  
未得志故復更告也

冬公會齊侯於防謀伐宋也

十年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

期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魯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遠告會而不告盟鄧魯地六月

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會不書不告于廟也老桃宋地六月無戊申戊

申五月二十三日誤壬戌公敗宋師于管庚午鄭師入郟辛未

歸魯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魯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

十五日莊公後期而魯公獨敗宋師故鄭頻獨進兵以入郟防人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公上爵讓以自替

不有其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

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貪其土以勞王

爵正之體也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

人邾討違王命也

桓公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

辭也

莊公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

十九年秋周惠王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

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二十年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皆舞六代之樂鄭伯

聞之見虢叔叔虢公子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

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君為

之不舉去盛饌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

禍忘憂憂必及之蓋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

鄭虢相命弭鄭地

鄭伯將惠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

五大夫五月王巡虢守

巡守於虢國也天子省防謂之巡守

虢公為王

宮于玼

玼虢地

三十年山戎來侵燕齊桓公伐山戎救燕因割燕所

至地與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

公之法

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

不相及也

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通牛馬風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

不

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

君太公

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也

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

周室

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誇楚

賜我先君履東至

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穆陵無棣皆齊境也

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

縮酒寡人是徵

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

未審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海舡壞而溺周

人諱而不仆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

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王世子于首止

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洙會尊之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

惠王以惠后故

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公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

七年閏六月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惠王

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

子欵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謂服也襄王定位

而後發喪

十一年夏楊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

東門

楊拒泉臯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維水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

王子帶召之

也

王子帶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

秦晉伐戎以救周晉惠公平戎

于王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

前年王子

帶奔齊言欲復之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鹹

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戍守也致諸侯戍申于周

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十一年戎

伐京師以來遂為王室難

二十四年秋太叔以狄師伐周

太叔王子帶

王出適鄭處

于汜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

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使卜偃

卜之吉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三月甲辰

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太叔布左師逆王四月丁巳王

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

二十八年四月己巳晉文公敗楚于城濮癸酉而還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

于王庭踐土宮之庭書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

有淪此盟神明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獎助也淪變也殛誅

也俾使也隊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合義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五月公朝於王所在王

踐土非京冬諸侯會于溫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

王狩晉侯大會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

疆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群臣之禮皆

譎而不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太子三公子遂

如京師遂如晉如京師報

文公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諸侯

侯即位天子賜以公孫得臣如周拜謝賜

宣公九年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

十六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定定王享之

成公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晉文十七年平垂之後詹嘉處

瑕故謂之瑕嘉單襄公如晉拜成 謂謝晉為平戎

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

十五年春會于齊討曹成公 討其殺太子而自立事 執而歸諸

京師

襄公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於晉 王叔周卿士也武陵周室故告

愬盟 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王叔

友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

二十四年冬齊人城邾 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闔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

為王 城之 穆叔如周聘且賀城

二十六年冬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 問何事對

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 起宣子各禮諸侯大人

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 王聞之曰韓

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阜大也言聞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生

昭公二十二年六月壬子朝因舊官王工之喪職秩

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 悼王

王猛也 魯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十月晉籍談荀

躒帥九州之戎 九州戎陸渾戎也州鄉屬也五州為鄉 及焦瑕温原之

師 日邑 以納王于王城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巳丑



敬王即位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

鳥帥師軍于陰籍談所軍于侯氏荀躒所軍于谿泉賈辛所軍次于

社司馬督所次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五師分在三邑閏月

晉箕遺躒微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河維軍其

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二十三年正月壬寅二師圍郊二師王師晉師也癸卯郊鄒

潰二邑皆所朝所得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

間子朝敗故庚戌還晉師還六月壬午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氏之

邑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居劉子邑甲午王

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近東城七月戊申鄒羅納諸

莊宮鄒羅周大夫鄒盼之子

二十四年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涖臨也

向也朝敬王知誰曲直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乾祭王城北門介大

也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入六月壬申王

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鄭伯如晉子太叔

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

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發寡婦也織者

嘗若緯少寡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恐禍及已今王室實

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

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錡之罄矣惟蠶之恥詩小雅蠶

大器錡小器嘗稟於壘者而所受鏊則盡則壘為無餘故恥之

王室之不寧晉之恥

也獻子懼而於宣子圖之

宣子韓起

乃徵會於諸侯期以

明年

為明年黃父傳

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壽鄭

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謀王室也

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

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簡子趙鞅輸王粟具

成人曰明年將納王

納王於王城

二十六年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七月己巳劉子以王

出師敗懼

康午次于渠

渠周地

王城人焚劉

燒劉子邑

丙子

王宿于褚氏

維陽縣南有褚氏亭

丁丑王次於萑谷庚辰王入

于胥靡辛巳王次於滑

萑谷胥靡皆周地晉如蹀趙

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女寬晉大夫闕塞維南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

朝子十月丙申王師起於滑辛丑在郊

郊子朝邑

遂次于戶

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

知蹀趙鞅之師

召伯盈逆王子朝盈

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

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

得尹氏固南宮囂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

見尹固各者為後還見殺

陰忌奔莒以叛

陰忌子朝黨莒周邑

召伯逆王于

尸及劉子單子盟

召伯新還故盟

遂軍圍澤次于隄上

圍澤隄上

皆周地癸酉王入于成周

成周今維陽

甲戌盟于襄宮

襄王之廟

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般晉大夫

十二月癸未王入于

莊宮 莊宮在王城

二十七年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

三十二年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散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

于周俾我兄弟并有亂心以為伯父憂 俾使也兄弟謂子朝也伯

父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十年 謂二十年

師圍郊勤戍五年 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所至于今余一人無日

忘之 念諸侯勞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 閔閔憂貌遭亂

嘗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饑冀望來歲之將熟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

業弛周室之憂 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也弛猶解也微文武之

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

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 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

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微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

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也 螫賊喻其災害

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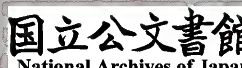
姓 徵召也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 庸功也徵先王之靈以為大功范

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 云欲

罷戍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

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

對 伯音韓不信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



速衰序

衰差也序次也

於是焉在

在周所命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

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今城成

周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

計所營城之丈數

揣高卑

日度厚薄

度深物土方

議遠邇

物相也相取土之方而遠

近之量事期

知事幾時畢計徒庸

知用幾人功慮材用

知費幾材用

書餼糧

知用幾糧食

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文

丈所營城尺丈書

以授師

師諸侯之大夫

而效諸劉子

效致也

韓簡子臨之以爲

成命

定公六年四月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

作亂于周

儋翩子朝餘黨

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

闕外

鄭伐周六邑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

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為下天王出居姑舊

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舊

姑舊周地

辟儋翩之亂也

也

七年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子慶氏

慶氏守姑舊大夫

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

秦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者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會

諸侯于逢澤

開封東北有逢澤

朝天子

獻捷

春秋之義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捷於王所以表

殺敵之爲果示我武之惟揚繇是操仗大功懸首藁

邶愷歌斯作用警不庭者矣至有尊奉霸王協比同盟爰行執訊之儀用敦睦鄰之好既瀆遺俘之禮有媿不汗之典褒貶之義舊典存焉

魯莊公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僖公二十一年冬楚子伐宋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于城濮獻楚俘于王振旅愷

以入于晉

愷樂也

獻俘授馘飲至大賞

授數也獻楚俘於廟

晉宣公十五年七月晉侯使趙同獻狄俘於周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潁吁鐸辰

鐸辰

潁吁戎屬

三月獻狄俘

獻于王也

成公二年十一月晉師及諸侯之師戰于案齊師敗

績晉景公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

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

式用也

淫洩毀嘗王命伐之

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

弟甥舅侵敗王畧

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畧經畧法度

王命伐之告

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

告成事而不獻囚俘

禁淫慝也

淫慝為賊掠百姓取囚也

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

克能也

而不使命

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

司于王室

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各位不達于王室

又奸先王之禮

謂獻齊捷

余雖欲於鞏伯

欲受其獻

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

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

其欲以怒叔父抑其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

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

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

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和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十六年晉厲公與楚戰於鄆陵楚師敗績十二月晉

侯使郤王獻楚捷于周

襄公十五年六月鄭子展子產帥師伐陳入之八月

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

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

先王闕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闕父為武王陶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

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

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

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之自出

至於今是賴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德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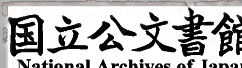
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

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太子免而蔡人殺之欲立其出

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

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

君所知也播蕩流移也所知宣公十一年陳夏徵舒殺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





也入今陳忘周之大德殺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

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蓋也我是以有往年之

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後

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未刊敝邑大懼不競而

恥大姬上辱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問也開道陳其心故得勝

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

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之地

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今大國多

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

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

後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

以受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公二十八年士莊伯不

能詰士莊伯士弱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

乃受之

定公六年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長垣之俘

救患

親仁善鄰有國之本也周亟郵患諸侯之禮也蓋夫

天道難謀災沴或作地利不至饑饉遂臻必當通其

有無行其彼此歲凶則告糴以舒其難國富則餼粟

以矜其民故雖天災流行而乃人用不匱若其兵戈



互舉強弱相弊則必救以師旅釋圍解闕立其宗社  
與滅固存或以定霸之宜或以同盟之故仗其大義  
矜其無資斯乃侯伯之道也其或以暴易暴以衆凌  
寡亦五霸之罪人也

魯桓公六年夏北伐戎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  
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  
三百以獻於齊甲首被甲者首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

莊公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初齊侯為楚  
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為鄭報楚宋公請先  
見於齊侯故夏遇于梁丘齊善宋之謀見故進其班

閔公元年正月狄人伐邢狄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言於齊

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敬仲管夷吾諸夏親暱不可棄

也諸夏中國也暱近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詩云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也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同惡相

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僖公元年春齊率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邢人潰

出奔師奔聶北之書也邢潰不書不告也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遷

之師無私焉皆撰具遷之無所私也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

救患也凡諸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君死國滅故傳言封衛國有狄

人之敗出處於曹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作木瓜之詩

六年秋楚人圍許以救鄭楚子不圍以圍者告諸侯救許乃還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俘懼狄難也

十三年冬晉薦饑麥禾皆不熟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

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指秦重施而不報

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不義故民不從之謂百里與

諸乎百里秦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

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父報仇秦伯

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

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三月諸侯盟于

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葵丘盟在九年孟穆伯帥師及

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康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

也

是年秦伐晉獲晉侯秦與晉平晉又饑秦伯又餼之

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

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

子紂之庶兄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

官司焉

十八年春宋公曹伯衛人伐齊夏師救齊師魯

也師

二十年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

邢邢曰齊之害而衛其刃且吾所當救也

二十二年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楚人伐宋以救

鄭

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

則齊宋危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出穀

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楚人救衛不克晉執衛侯公

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復之

三十三年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止救之

文公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

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時楚人圍江晉師伐楚楚國有難則江圍自解

宣公元年六月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

宋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斐林以伐鄭也楚蔣賈救

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熒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囚晉解揚晉人

乃還



二年春秦師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圍焦焦晉河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山

北自上維以東至陸渾以報大棘之役楚闞椒救鄭曰能欲諸

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

于楚殆將弊矣競疆也闞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為令尹始益其疾乃

去之欲示弱以驕之

十年冬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河

南陽城之下蔡入淮諸侯之師戍鄭

成公十七年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滑故國為秦所滅

時屬晉後屬周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高氏在陽翟

縣西南五月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

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六月楚

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得

志故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

諸侯還不書圍畏楚救不成而還

十八年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徧師與鄭人侵宋公子

重為後鎮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於是樂書卒韓厥代將中軍

曰欲求得人必先從之勤恤其急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

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谷北關遇楚師靡角之谷楚師還

畏晉強也靡角宋地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季文子問師數於臧

武仲武仲宣對曰伐鄭之後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

知伯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

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十二月孟

獻子會于盧村謀救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襄公元年圍彭城

襄公元年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

其郛荀偃經不敗其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

入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齊魯管邾晉師自

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攻孟獻子白郡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

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為韓厥援秋楚子辛救鄭侵

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大丘

五年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公及其會而不及盟

非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楚子囊為令尹公子范宣子曰我喪陳

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而疾討陳疾急

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

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冬諸侯戍陳備子囊伐

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七年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十年冬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

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會于向為吳謀楚故

也謀為吳代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得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

為不得數而遣之卒不為伐楚

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故八月叔孫豹

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二十四年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遂啓疆

如楚辭且乞師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

棘澤以齊無字乞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

昭公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

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謀救蔡不書救蔡不果

救

二十二年春宋華氏之亂方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

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

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為宋患救宋而除其

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

華定華豹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豹已下五子不書

非卿

二十五年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

襄公于平陰公先至於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

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自咎本不勅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

故令魯侯過共先至野井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

物也物事也謂先至千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

五家為里千社二萬以待君命待君伐季氏之命寡人將帥

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十一

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

定公五年夏歸粟于蔡蔡為楚所圍饑乏故魯歸之粟以周亟務無

資亟急也

六月申包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

楚五百乘三萬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使楚人先

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稷沂皆楚地吳

人獲蓬射於柏舉蓬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奔徒楚散卒以從

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楚地

八年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二侵晉士鞅趙鞅荀

寅救我救不書齊師已去未入境

十五年夏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蓋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

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此以處之見哀公十二年齊侯衛侯次于蕞蔭謀救

宋也

哀公六年春吳伐陳復修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楚子曰

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陳師于城父陳盟在昭



公十年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

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

敗 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

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

啟子閻皆昭王兄 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

冥卒于城父大真陳地吳師在所

七年八月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

也不可以不救桓 冬鄭師救曹侵宋

十年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 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

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 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

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七年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國觀國書之子

得晉人之政師者子王使服見之釋囚服其因本服 曰國子

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子又敵晉

何辱言不煩來致師自將往戰 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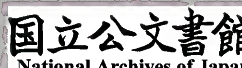
還畏子三

二十七年夏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

救于齊弘駟 齊師將興陳成于厲孤子三日朝厲會死事

者之子使朝 設乘車兩馬繫五色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色

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後而父死焉隰後在十二年 以



國之多難宋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

言其齊地

毋廢前勞乃救鄭及雷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

達去也 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齊地至高平入濟水

子思

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

也子思成子衣製秋戈製兩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

國參

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敵

齊

秦昭王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

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

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

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拜楚也

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

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

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

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

齊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

救兵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

趙趙王與精兵十萬革軌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

威王大悅

册府元龜

救患

卷之三百四

册府元龜

